

2016

漓江年选 品质阅读 恒久珍藏

2016 中国年度科幻小说

星河 王逢振 选编

凌晨《见龙在天》

赵海虹《记忆之香》

何夕《天年》

江波《生一个孩子》

郝景芳《深山疗养院》

张冉《太阳坠落之时》

小桥《对折时空》

黄海《躁郁宇宙》

陈楸帆《仰光在燃烧》

漓江出版社



2016中国年度科幻小说

星河 王逢振 选编

◆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6中国年度科幻小说 / 星河, 王逢振选编.

— 桂林 : 漓江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407-8022-7

I. ①2… II. ①星… ②王…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17285号

2016 ZHONGGUO NIANDU KEHUAN XIAOSHUO

2016中国年度科幻小说

选编者: 星河 王逢振

责任编辑: 张谦 辛丽芳

书籍设计: 石绍康

责任监印: 杨东

出版人: 刘迪才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政编码: 541002

网址: <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10-85893190

大厂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河北省廊坊市大厂回族自治县西大街 邮政编码: 065300]

开本: 710mm×960mm 1/16

印张: 21.25 字数: 351千字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4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 0316-8836866]

序 言

星 河 王逢振

当一年一度的科幻年选呈现在读者面前时，写在前面的这点文字，与其说是序言，不如说是编选说明。

事实上每逢年末岁尾，各行各业都要总结一下各自领域一年来的成败得失，科幻文学界自然也不例外。只是由于出版工作的特殊性，这一总结工作稍有提前。总结的方式可以有两种，一种是分析总体形势，一种则是直接摆出具体成果。在这里我们主要侧重后者。

很多年前，这一丛书系列在“年度”后面还有“最佳”二字。所谓“最佳”自然各有标准，虽说对于优秀作品业内总有基本共识，但在成书的过程中仍有主编的眼光和观点融入其中，因而未必能获得所有读者的认可，毕竟观念纷杂，众口难调。所以“最佳”二字后来就被去掉了。

但我们认为，这还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即便年选是主编意志的体现，也未必就能够收入主编认定的所有“最佳”作品——有些涉及版权问题，有些涉及作者意愿问题，有些涉及其他各种问题，所以所谓佳作依旧不能悉数网罗，尽入彀中，有时不得不忍痛割爱。

不过没有了这一限定，倒是让主编更易放开手脚。我们在选取作品时，基本标准也可以体现得更加多元一些。我们不但选择优秀作品，同时还尽量兼顾不同门类、不同风格甚至不同发表园地的优秀作品。

就目前我们选取的作品而言，有些科技基础比较坚实，有些人文情怀比较深厚；有些自然科学味道较浓，有些社会科学概念较多；有些偏重成人口味，有些适合少儿阅读；有些作品更多地反映出一种客观世界的冷酷，有些作品带有催人落泪的唯美与温情。在语言风格上同样也呈现多种态势：有清新、轻松、幽默，也有冷静、艰深、思辨，等等。

说到发表园地，似乎有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一方面眼下科幻文学大潮兴盛、风起云涌，一方面传统的发表园地却日渐萎缩；一些刊物不再发表科幻作品，所剩无几的刊物也多少有篇幅之类的限制。这就为我们寻找中短篇佳作带来了十足的困难。这里不妨说句题外话，传统刊物弱化的原因之一，似乎是很多人都去搞电影艺术了，科幻电影亦格外受到垂青；一夜之间，神州大地上突然涌现出无数优秀的电影人来，大有“虽说写文章我不会，但拍电影绝对没问题”之势。

这就让我们不得不把眼光放得更为宽阔一些，诸如把目光投向一些有影响的网站，对中篇连载在遴选上“网开一面”，在已正式出版的长篇作品中做一些节选，等等。而在选择时限上，此前年选严格遵循前一年11月至当年10月，现在我们把工作提前，改为去年10月至今年9月，但也不拘泥于这一时限，对有些作品做了适当的延展和放宽时限。

具体到每一篇作品，篇首已有简评，此不再赘述。值得特别推荐的有两篇：《天年》构思大胆，气势恢宏，为了保证读者相对完整的阅读体验，目前节选的部分并非原作最为精彩之处，感兴趣的读者不妨去通读原著。《太阳坠落之时》可谓中篇范畴里的鸿篇巨制，而且作者在描述那群反人类反社会的坏蛋时，刻意保持了一种相对客观的态度，没有以简单的脸谱化来处理。

与往年相似，除了上述入选作品之外，2016年度还有很多非常优秀的科幻小说问世，遗憾的是因为种种原因它们未能入选。我们只能借此部分科幻佳作，向各位读者展示一个2016年中国科幻文学的大致面貌，还望作者与读者海涵。

2016年10月

目录
contents

001 / 序言	星河	王逢振
001 / 见龙在天	凌晨	
026 / 记忆之香	赵海虹	
037 / 天年 [节选]	何夕	
062 / 生一个孩子	江波	
095 / 火星人临死前说了什么	陈茜	
107 / 北京小子 [节选]	星河	
147 / 深山疗养院	郝景芳	
165 / 太阳坠落之时	张冉	
240 / 冰帆坠落	宋心荣	
244 / 对折时空	小桥	
253 / 织洞精穹	超侠	
270 / 异次元少女	秦萤亮	
281 / 躁郁宇宙	黄海	
297 / 世界清除员	韩松	
308 / 仰光在燃烧	陈楸帆	
315 / 小林村拆迁事件	刘洋	

假如有一天，你发现一只中国古代传说中的龙在城市街道上昂首阔步，你会做出怎样的表情，又会生出怎样的感想？

《见龙在天》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但是，这并非一个天马（此处或曰“天龙”）行空的故事。故事发端于灵异怪象般的突发事件，但旋即得到了颇具科学原理的详细解读，一切都符合我们这个世界的物理规律。当然，最终还是有一些事情无法解释，但归根结底，这不是什么超常现象，而是一种自然现象。

见龙在天

凌晨

2017年4月2日 农历三月初六 宜祈福 忌出行

1

凌晨时分。

我抽完烟，回到键盘前，信心十足地敲击出一行文字：“老子的墓志铭就是——我还会回来的。”经典台词，霸气十足，怎样，怕了吧你们！

读者群里一众“90后”“00后”顿时笑晕，表情包在二十七寸的显示器上乱飞。

“大叔，你太落伍了吧？”有人好心安慰我，《《终结者5》票房很差啊，阿诺肯定回不来了！”

“靠，老子就要在墓碑上刻这句话，到时候你们来查！”我咬牙切齿。萝莉和鲜肉们顿时哑口无语。

半晌才有人怯怯发言：“大叔，我三表舅家墓碑均采用上等大理石制作，价格优惠，上门定制，您要的话，表舅给您打七折。”

我彻底败了，愤恨之极，对突如其来的电话丝毫没有了君子风度，大声吼叫：“吴妮你这鬼话题！搞什么墓志铭征集活动！”

“我也没办法啊，这年头微话题不够劲爆都没人点击，清明节嘛。”电话那头吴妮对吼，她随即笑道，“怎么，你被广大粉丝羞辱了？”

“嘁，怎么可能？就是觉得无聊。”我辩解。

“你掺和这个话题你比话题更无聊。”吴妮嘲笑，随即语气一转，“前进，有大

新闻了。”

我立时正襟危坐，对一个记者来说，“有新闻”这三个字简直就是冲锋号角，让我精神亢奋，意志坚强，哪怕躺在坟墓里了也要坐起来奔赴前线。但我并不会由此丢弃明辨是非的能力，我提醒吴妮：“拉倒吧，就你一跑娱乐口的八卦婆姨，你能有什么大新闻！”

“真是大新闻，错过了可别怪我。”吴妮北京大妞，说话办事爽利痛快，绝不拖泥带水，“叫上钦佩，到 G9 高速公路起点来。”

“关于什么的？价值不大我让实习生去。”我扫一眼沙发上连包装都没有拆开的蓝光碟片，清明假期留家看鬼片是多好的安排啊！

吴妮沉默了一秒，非常非常严肃地说：“有一条龙，正在高速公路上散步。”

2

钦佩是我们报社专职摄影师，技术不好评价，但人从不要大牌，24 小时随传随到，工作原则是“要我拍我就拍别的我不管”，因此深受同事喜爱。就这么一好人，被我从《辐射 4》的世界中揪出来也没怨言，听到要去拍一条龙的时候却炸毛了：“龙！天，我要拿什么镜头？还有灯……我得回去！”手忙脚乱得像个要见公婆的小媳妇。

“回去干吗？吴妮的话，你还当真了？”我笑，递给他一支烟，“不是喝醉了就是看花眼了。你以为会有龙？”

“那……我干吗去？”钦佩实心眼地问。

“拍摄啊！总能拍点什么。”我说，“清明小长假第一天，免费高速公路堵车什么的，科技新闻没有找社会新闻呗，或者就拍吴妮同志，歌颂她放假仍不忘工作的敬业态度。”我说到这儿不由得心生怨念，吴妮你外出踏青为啥不叫我呢你太无情无义了……

钦佩不再争辩，乖乖爬上我的大吉普车副驾驶座，路上就问了我一个问题：“龙，应该是爬行动物吧？这得我师哥来，他是生态摄影师，最擅长拍蜥蜴了！”

我给了钦佩一个大大的白眼，教育他：“龙是虚拟生物，懂不！”

3

24 分钟后，我的车狂奔到 G9 收费站。吴妮的红色标致 308SUV 就停在站口外的路边。她披一件银白风衣站在车前，风姿不仅绰约，而且还很妖娆。

“不是说新中国成立后妖怪不许成精吗？”我笑，“怎么还是让你钻了空子？”

“呸，我好心给你成名的机会，你别狗咬吕洞宾！”吴妮瞪我。

我摇头：“名咱不稀罕，只要事实。话说，龙在哪儿啊？”

此时，正是夜晚中最黑暗的时刻，城市的灯光被收费站阻拦，高速公路上只剩下伸手不见五指的黢黑。我和吴妮的两辆车都打开了大灯，也只能把十米直径内的世界看个大概。偶然一辆车子经过，公路上的反光板便闪烁几秒，然而这对照明并没有什么用处。站这地方，我看不到任何非人生物的存在。

吴妮递给我一副眼镜：“我从大张那儿拿的。”

大张乃我报社第一线人兼职民间科学家，主要研究领域是那些“我不说你绝对不知道的地方”，和我、吴妮关系不错。

“叫你别跟大张混，惹了他那母夜叉一样的老婆小心她给你毁容。”我戴上眼镜，眼前顿时更黑了，“这什么破玩意儿，大张忽悠你用。”

“3721，11 点钟方向，3500 米。”吴妮不慌不忙对眼镜下达命令。

眼前的黑暗中忽然出现一片淡淡的灰色，正以二十迈的速度从容不迫地移动着。那灰色的轮廓，吴妮有再丰富的想象力也无法将其定义为别的东西——那是一条传说中的中国龙，长长的躯干顶着大大的头，头上有角头下部飘动着长须，躯干下方还有四条短腿。看不清躯干上的鳞片和头上的眼睛，但不知为何，我能感觉到这家伙身上的鳞片在抖动，眼珠子在滴溜溜乱转，似乎对这世界有无限的好奇心。一辆轿车驶上高速，穿过龙的身体，我不由得打了个寒战。但车和龙各行其是，彼此之间没有产生丝毫影响。

“哪儿有什么？哪儿有什么！”钦佩着急，恼火无物可拍，也好奇我脸上流露出的诡异表情。

我把眼镜递给钦佩，问吴妮：“这不是红外夜视仪，是什么？”

“大张说还没想好名字，反正是一种全波段辅助视觉系统。”吴妮扬扬得意，“看见龙了吧？”

“看见个鬼！”我好不烦恼，“那东西到底是什么？我不是问它像什么，我是问它是什么！”摘下眼镜，11点钟方向，3500米外，依然是浓得如墨的黑暗，竟然会有一条龙在那里溜达？一定是这眼镜捣的鬼！

这时候钦佩显示出他处变不惊的职业素质，他拍拍我的肩膀，温和地说：“别急，别急，我们开车过去一探虚实。”

我咬牙：“没什么用，你拍不到龙。”

钦佩笑了，是那种对自己的职业技能有百分之百把握的自信笑容：“那可不一定。”

4

天亮了。

我做了个奇怪的梦，梦到一条龙从动画片中跑出来，在高速公路上散步。那部动画片，是《大圣归来》吗？我不能确定。

“前进！”有人叫我。我睁开眼睛，眼前是钦佩追求艺术感的胡须脸。他松了口气，欣然道：“你终于醒了。”

我跳起来，但头立刻碰到坚硬的物体，将我弹回座位上。我依然在车里，坐在驾驶座上，副座上是我的摄影师钦佩，后座上有个人正埋头捣鼓什么东西。

有个人！

我伸手拽住这个人的衣领子，毫不客气：“大张你这家伙终于来了你！”

“来了好半天了啊！你睡得像头猪。”大张说，“钦佩都和我说了。”

“吴妮呢？”我四处张望。

“现在，恐怕已经到温泉度假村了。”钦佩回答，“她说不能为了一条虚龙舍弃难得的假期。”

“虚龙？”我揉揉眼睛，意识还是有些模糊。

钦佩提示我：“你给起的名字。一条不在可见光范围内的龙，我们看不到也感觉不到，所以你叫它虚龙。”

是的，虚龙。我们驾车穿过它的躯体，它没有任何反应，我们也没有任何感觉。依靠大张的仪器，我们不但看清楚了龙的模样，还得到了龙的基本数据——长8.35米，直径1.21米，这是个家伙！

我们回到收费站，百思不得其解，我急召大张前来解释。吴妮告别我们继续她

的旅行。我和钦佩坐在车里等大张，我异常困倦，头一仰就睡着了，完全失去了知觉。

“你怎么没睡？”我问钦佩。

“我睡了一小会儿。后来就睡不着了。”钦佩说，“想到一条龙就在那里，还是有点兴奋啊。”

“兴奋个头，那家伙还在吗？”我问。窗外是干净清爽的早晨，高速公路笔直宽广，伸向蓝色的天边。天地之间，丝毫没有一条龙的踪影。

钦佩摇头。我看向大张：“喂，你那眼镜不会没有录像功能吧？”

大张哼哼：“当然有了，但录下的是这个。”他让开身子，我才看清那副眼镜连上了笔记本电脑。电脑屏幕上，波形闪动，记录下来的，却是一段高频电磁波信号。

“龙呢？”我问，立刻招来大张和钦佩两人鄙视的目光，我彻底清醒了，忙作恍然大悟状，“噢，你的眼镜有成像功能，原理就和热成像仪差不多。”为了显示我仍然是一个跑科技口的专业记者，我追问大张：“那是这条龙发出的电磁波让你收到了，还是电磁波们组成了龙的形状？哪种情况比较靠谱？”

大张回答：“宇宙至大，包含无穷。亿万年的时空，龙会发出电磁波的概率，与电磁波们组成了龙的概率，都差不多。”

这答案真是无比正确。“好吧。”我不依不饶，继续问，“万物有始有终，不管是发波的龙还是成龙的波，它到哪儿去了？”

大张脸上的表情像是便秘了好几天，特别纠结，他看看电脑，又看看我，再看看电脑，再看看我，低头抬头十七八次，才叹息道：“我不知道。”

“靠！”我连骂的气力都没有了，眼看着龙就是一梦，凌晨的经历原来只是个幻觉，我是该嘲笑大张呢还是嘲笑大张？

“我追踪不到它。这个信号，我需要研究。”大张说，“你们没有别的发现？”

“都可见光外了，你指望我们肉眼凡胎能有什么发现？”我冷笑。

钦佩却打开相机，调整照片，得意道：“我拍的。”

照片上是高速公路的一段护栏，护栏上一道蓝色弧光，微弱而迅即，弧光中，清楚地包含一小块长着青色鳞片的肌体。

“我的天哪！你怎么做到的？”我几乎要拥抱钦佩。从今而后，谁要小瞧他的

技术我跟谁急！

“强曝光加广角镜头，连续拍摄。”钦佩说，“这是一张大照片上的一个局部。”他把整张照片放给我们看。那是我们走进龙后，停下车子，用眼镜四处搜索时，他仔细拍摄的许多张照片中的一张。

“那道弧光是什么？”大张问我们。

“是……”我回答不上来，电话铃恰好响了。

值班主编的声音好像着了火：“前进，你小子快带钦佩给我滚回来！”

“怎么了？我早饭还没有吃呢！”

“怎么了？有人爆料！”主编那边拍桌子，吼道，“他看到龙了！”

5

爆料人是个三十岁左右的眼镜男。我们一行三人风风火火冲进主编办公室时，此人正在主编面前手舞足蹈讲述他的清晨奇遇，手指头差点戳到值班主编的鼻尖。

“我每天骑十五分钟电动车去坐首班地铁，4点48分到达地铁站，5点01分地铁列车进站。五年了，我每天都踩这个点，绝对不会错。所以，我是在4点48分到5点01分之间看到它的，你明白吗？那个时候我在进站，但我看到了它。那个时候乘客加地铁工作人员不到十个人，但只有我看到了它！”

“哪个车站？”钦佩问。

“17号线起点站，郭家堡，我住桃园新村。去地铁站的公共汽车首发车5点20，我要坐这趟车铁定迟到。所以我从来都是骑车去地铁站，4点48分到达地铁站，坐5点01分的首班地铁。我在市府路那边上班，要坐二十七个站。”爆料人回答。

“说重点。龙！”我吼道，“你来这儿是爆料拿赏金的，不说料就滚！”

眼镜男不慌不忙反问我：“爆料要真实，真实才有价值，对不对？”

大张一步跨到眼镜男身后，凭借一米八五的身高优势咄咄逼人：“龙！它在哪儿！什么样子！”

眼镜男顿时颓了，满脸委屈，嘟囔：“我……我好心爆料，要不我就报案了……”

主编好言相劝：“那你倒是说龙啊，说半天了我都没明白你看到了什么。”

“我昨天晚上睡得很晚，没喝酒，没吃药，精神正常。”眼镜男拍拍胸脯，“我真

的看到了！”

“什么呀？”我、钦佩、大张和主编异口同声问。

“龙头，龙爪子，龙尾巴尖，在空中闪，绝对不是我的幻觉。神龙见首不见尾啊。”眼镜男信誓旦旦。

“证据呢？”我质问。

眼镜男打开手机，照片上都是糙点，什么也看不清。他还辩解：“我照相了，但照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主编打呵欠，通宵值班的他有点熬不住了，他问我：“前进，你怎么看？”

眼镜男十分紧张。

我用手机打开智能网络和投影功能，墙上立刻出现我们城市摊煎饼样的地图。

“2点40分我们在G9发现一条虚龙。4点48分到5点01分之间郭家堡也出现了一条形迹可疑的龙。如果这两条龙是一条龙，那它从G9到郭家堡用了三个小时。”随着我的声音，红色箭头在地图上不断延伸，沿着6环路绕行城市。

“这条龙似乎在寻找什么”大张说。

“何以见得？”主编问。

“现在不是讨论龙的时候。”我提醒众人，“如果这条龙还在动的话，用不了多久就该有人去《每日快讯》爆料了。爆料的人会越来越多，我们在此事上的先机将丧失殆尽。”《每日快讯》可是我们《晨报》的死对头。我一拳砸在主编的办公桌上，作悲愤状：“同志们，热搜头条本来是我们的。”

“你的意思是？”主编被我说得有点找不着北，挺虚心地问。

“我们发消息，全城找龙！这是清明小长假我们报社推出的微活动！”我强调。

“活动？”钦佩完全理解不了我的意思，“可那龙，不是我们报社的啊。”

“它是谁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存在，我们有第一手的消息，我们！明白吗？”我再次强调。

主编脑子转过来了，困意顿消，起劲儿鼓掌：“不错的主意，前进，那就赶紧忙起来。你写个文案，拉出流程单子，需要的人力物力都列上。我马上找总编室，找社长。钦佩，你配合下。大张，事关重大，你多协助。”主编说着就往外走。

眼镜男焦急地问：“那我呢？”

主编很和气地握住他的手：“你得留下，你是第一个爆料的人，非常重要。误

工费爆料费车马费一起算给你。”

“那就好，那就好。”眼镜男放下心来，“我愿意协助你们。龙是珍稀动物嘛，得爱护。嗯，你们能不能先把误餐费发了？我还没有吃早饭……”

6

别说早饭，一直到中午我都没吃上东西。会议室成了报道中心，六个实习生听我使唤——他们给大张建好了技术平台，联络各种相关人士，分分钟更新网络平台，接听热线电话，搜集信息，绘制龙的踪迹图，忙得团团转。我看着这些年轻生机勃勃的面孔出出进进，随时和要闻版、社会版、文化版、科技版的栏目主编在线沟通，心里很有满足感，找龙这事儿确实比看鬼片有趣多了。

吴妮走进来，怒气冲冲：“前进你这烂人！我好心给你大新闻，你却把我从温泉召回来，你有病吧你？”

“我吃药了。”我回应，“必须找你！下午两点钟有四家电视台和三个网站来做采访，总编指定你做发言人。”

“那条龙？你把事情做大了？”吴妮接过我递上的茶，漂亮的眼睛中闪过兴奋的光芒，她和我一样都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主。

“就是那条龙。要闻版在跟踪龙的发现，社会版在现场采访各位目击者，文化版已经约了几位民俗专家谈龙文化。科技版，就他们最忙，和大张一起组建了分布计算网络，正动员全世界的宅男加入龙形波的分析计算。”

“龙形波？这种名词你也发明得出来。”吴妮笑得见眉不见眼，“引力波可是动员了一千多位科学家分析了四个月！”

“但我们的信号比引力波要强，而且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清晰。”我把吴妮拉到大屏幕前，城市的电子地图上亮了许多小红点，“这些红点都是龙出现的地方，你看它们越来越密集了。”

“密集？到处都有龙形波？”吴妮有些疑惑，“大张制造了很多台全波段观察仪？”

“不，不，没用仪器观测。肉眼，肉眼看到了。”

吴妮看着我。我认识她很多年了，但被她大大的眼睛盯住的感觉还是很不自在。

“你的意思，它可以看到了？那它是实体了？有血有肉了？”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看到它的全部，但确实，它在实体化。”我说，调出一张图片，龙的大体轮廓已经清晰，“我们就像拼图一样把各个目击者看到的龙拼在一起，现在这条龙的完成度已近75%。大张估计晚上它就能全头全尾在城市中游荡了。”

吴妮甩甩她海藻样密集的长发，皱眉头：“我要这么和电视台的人说吗——诸位观众，今晚本市将出现一条真龙，请不用聚集围观，也不要随意投喂食物。”

“可以啊，这随你。必须说的话在这里，”我把一张打印纸递给她，“文本已经发你手机了。其他你就自由发挥吧。”

“凌晨时候龙还在可见光外只是一段波。现在，八个小时后它就开始实体化了，能看见了。它怎么做得到这个？”吴妮感叹，“太不可思议了！对了，”她凑近我，好奇的表情中有点小邪恶，“你想过没有，龙实体化了以后它吃什么？”

7

龙吃什么？这个问题我压根不用动脑筋，稍加语言包装它就变成了可口的鱼饵，扔进某某和某某和某某网站，立刻会有大批考据党、博物学者以及不睡午觉观光团自愿贡献脑力。都不等吴妮化妆完毕，实习生便已筛选出了四十八个答案并且编辑成趣味台词打印好了送到她面前。

吴妮扫了一眼答案，笑道：“只要不吃我就好——这就是最佳答案？”

“肯定最佳。”我说，“在这欢乐的节日里不宜制造恐怖气氛。”

“欢乐你个头。”吴妮瞪我，“明天寒食后天清明，全民扫墓祭祀的日子你来谈娱乐？”

“死亡未尝不是一场喜剧，太严肃了影响身体健康。”

“哼哼，看这些答案：二、龙只吸收天地灵气日月精华。三、龙是杂食动物。四、龙喷火因此体内有嗜吃石油的细菌。五、龙最爱吃马！”吴妮念到这里，笑得喘不上气。

我制止她的失态，告诉她：“这个倒是有根据的，《西游记》里小白龙就是吃了唐僧的马才变成了马，东汉王充的《论衡》里也提到过龙吃马的事情。”

“那我要在台词中加一句，请东郊各赛马俱乐部重点防范。”

“随你。记住控制好场面，保持采访者的兴奋度，还有，摄像师拍你最漂亮的

角度。”我交代几句，就把吴妮交给新媒体部主任，溜儿小跑回到会议室。

会议室门口，站着两个等高等瘦的黑夹克板寸头青年男子，胸前还别着徽章。总编大人唯唯诺诺站在一旁。我的心脏顿时停跳了半拍，有关部门这就要插手了吗？

“我好了！”大张提了电脑包走出会议室，招呼那两个青年。

我连忙上前拦住他：“你要去哪儿？”

“国家高能物理研究中心。”大张说明，“他们又想起我了。”

“那这儿怎么办？”

“我们线上联系，别担心，龙的任何消息《晨报》还会是首发。”

我凑近大张耳朵，压低声音问：“你不是民科吗？主流学术圈怎能看得上你？”

大张笑：“流落民间你就真当我民间科学家了？我在中心呼风唤雨的时候你是没看到。”他也拿出个徽章别在衣领上，看我傻愣愣的样子，拍拍我的肩膀：“这是盖革计数器，测量辐射强度的。我要忙起来了，运气好的话晚上找你撸串，还是小羊圈胡同那家烤吧。”

“运气不好呢？”我乌鸦嘴。

“那就得通宵达旦守机房了。对了，中心已经联络了繁星1号——排名世界第一的超级计算机，一起破解龙形波。”大张吹口哨，“这可是个大事件，你小子就偷着乐吧。”

我还想说什么，大张已经在那两个青年的左右陪伴下，扬长而去了。

8

缺了大张的会议室有点冷清，爆料眼镜男留下电话和爆料视频后消失了，钦佩则赶赴目击点拍照。我终于能坐下来喘口气，喝茶吃饭打瞌睡，但一股子叫兴奋的情绪在我血管里窜动，让我没法子安稳待着，脑子里不断回放今天的经历。

我们在发现龙四个小时后放出了第一条消息，标题必须耸人听闻——“活龙在本市出现，绝对令你震惊的消息”。内容却要简单明了，强调参与性：“真是活久见！你想不到大自然还会做出什么事情！一条真龙正潜入我市。如果你看到它的任何踪迹，都请告诉我们。你会得到红包奖励，以及与这条龙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这条消息看上去商业广告气息十足，不会引起大众的恐慌和惊诧，而且很给龙

拉好感度。

二十分钟后，第二条消息以转发加评论第一条消息的形式放出：“是什么样的龙说清楚。红包谁不想拿但这要求准确些不难吧？我楼下卖的龙形馒头你要不？”

然后才发爆料眼镜男的叙述，以及他的手机图片。图片经过了处理，使那些糙点中模模糊糊地出现了龙的影像。

接下来就看朋友圈的转发速度了，等待人民大众添砖加瓦，给这些消息插上飞翔的小翅膀。

整个上午我和众同事边做传播流程边做技术准备边紧盯大众反馈，随时调整随时跟进。精神高度紧张，可也很爽——那种掌控引导舆论方向的快感，甚至超越男女之间的性事。

爆料眼镜男的“强调真实”此时起了作用，网友居然有耐心看完他长达一分半钟的爆料视频。在这个视频传播率达到峰值的时候，第二个目击者出现了。这人丝毫没有爆料眼镜男的镇定，无论是文字还是语言都凌乱得一塌糊涂，实习生和我花费了好几分钟才明白了他的意思，他被吓坏了：“为什么龙在地铁里那么多人只有我看到了，我是不是有什么特殊之处，会不会变身，要承担拯救地球的任务吗？妈呀，好紧张！”

我叫实习生回答他：“天将降大任于你，必须时刻准备着。”

龙在地铁里。

地铁车厢中挤满上班族，或打瞌睡或看手机或吃鸡蛋灌饼，只有一个人无所事事地将目光看向车窗外。窗外是隧道铁灰色的墙壁，时不时出现一组色泽艳丽的广告。这个人试图背诵广告上的电话和网站，既锻炼记忆又打发时间。忽然，广告被一层灰色覆盖。灰色停留了一两秒，便没有了踪影。灰色再次覆盖上来，很长一条，隐隐的，有巴掌大的鳞片闪动。灰色尽头一颗硕大的头颅轮廓，眼珠子黑得明亮清晰。这个人条件反射，立刻举起手机拍照，上传朋友圈时，他看到朋友圈中转发的《晨报》寻龙活动告示，哆嗦，再向窗外看，那灰色正在向前移动，如波浪微起伏，分明是一条龙正蜿蜒飞行。

这就是第二个目击者的故事，他很幸运，不但得到了我们的第二现场目击奖金，还让我永远记住了他那兴奋的独特颤抖的声音。

龙出现在地铁6号线动物园站到市场站之间的地铁隧道中，离17号线起点站